

(上接第7版)

始建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的丸都山城为高句丽王都,始名“尉那岩城”,修建于丸都山上,是同年修建的另一座王都国内城的军事守备城,国内城位于鸭绿江中游右岸的通沟平原上,两城相距2.5公里,相互依存。

这种复合式王都建设模式,为世界古代都城史书写下了独特一页。

踟躅于丸都山城时,我不禁为高句丽人的军事智慧所叹服:环山为屏,山腹为宫,谷口为门。城周长6947米,山下谷口瓮城周围还挖有护城河。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,即便敌军来势汹汹,也可以借助地势在瓮城周旋御敌,以待守城军士赶到。

曹魏时期,名将毌丘俭攻克丸都山城,焚毁王宫,刻石立碑,史称“刊丸都之山,铭不耐之城”,1906年在集安发现的“毌丘俭纪功碑”记载了那段历史。其后,虽然丸都山城又重新修复,但高句丽政权实力被严重削弱,后经几代王努力元气才得以恢复。

丸都山山上为城、山下为墓,这一点与内地稍有区别,典型的边疆特质——冷兵器时代,活人的安全为第一。虽如此,但高句丽人并未放弃舒适与审美追求,山城依山就势,防御坚固,而城内环境优美,宽敞自如。

这种在营造方面的奇思妙想,使其成为中世纪都城建筑的杰出范例。

丸都山下则是高句丽贵族墓地,墓室壁画涉及生活、战争、狩猎、建筑和伏羲、女媧、四方神以及佛道儒融合的仙道僧侣,这些壁画元素与中原文化只有表象的差异,而无灵魂的不同。

壁画中有一只三足乌,为高句丽图腾,与古蜀图腾太阳神鸟有着相似的理想表达。

长春市文化广场有一组《时空雕塑》,核心雕塑高37米,顶部是一只经过艺术造型处理的金色大鸟,由东升起,自由翱翔。设计者的灵感会不会来自于高句丽图腾?

三足乌的传说与高句丽先祖朱蒙的诞生传说有关,好太王碑开篇就是这个神话:“惟昔始祖邹牟(东明)王之创基业,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,母河伯女嫫,剖卵降世,生而有圣德……”这一点与玄鸟生商的传说如出一辙,强调王权统治的正当性,君权神授的绝对性。这些文化元素说明,华夏文明因子,已渗透到高句丽民族。

当太阳神鸟突然遇上三足乌时,我既有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连接感,又有作为四川人对东北亚古史的陌生与震撼:现有的文化地图、中国观在胡焕庸线左右迅速延伸、拓展、丰富;对“满天星斗”“重瓣花朵”似的中华文明有了更开阔、更厚重的理解。西南到东北,成都—吉林直线距离2850公里左右,在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,均属化外之地,但却有着相似的图腾崇拜。

1961年,好太王碑与洞沟古墓群同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2004年,“高句丽王城、王陵及贵族墓葬”43处遗迹(集安42处)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成为世界遗产。

好太王碑现为中国禁止出国展览文物。

长白山： 万千斑斓皆是道

长白山于我,是一个陌生的存在,仅停留在对人参产地的熟悉度。

好在,采风团从鸭绿江中游一路回溯鸭

帝都想上天池祭拜长白山——他们心中的龙脉(中国北龙),但苦于无路上山,只有在山下修建望祭殿,遥祭圣山,遥祭天池。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幸运多了?

换乘景区的专车,冒雨上南坡。

秋雨之下的长白山,显得格外空寂,本真。

车进林退。到达南坡观景台,雨,没有丝毫要停歇的意思,但它挡不住我的勇往直前,我已迫不及待。

观景台俯瞰,是一条长10余公里的、深

问道 G331

□元 夫



陷的大峡谷,这就是鸭绿江大峡谷。

顶部的树木难以掩盖挂悬崖绝壁奇峰异石,一竖一竖(深170米)的火山岩整齐排列成长长一横(约2千米),像人工修筑的长城。竖与竖的间距几乎相等,那是黑色的火山碎屑,数百年风雨剥蚀,已经凹下去,观景台能清晰看到碎屑的滑流状态。

这里的火山地质奇观,虽无望天鹏景区“天书展册”“孔雀开屏”那般整齐工整,但却气势宏伟,奇崛壮丽。

伞,遮不住我的兴奋。摄影家们更是,他们两两合作,一人打伞遮镜头,一人拍摄。那位长发美女摄影家,干脆什么都不要,自顾自拍摄,淋得全身湿透。

这一横火山岩的后面就是国境线,有汨汨山泉流淌出来,那涓涓流水就是鸭绿江源头之水。曹老师激动万分地向我介绍,我为见到鸭绿江源头水,兴奋不已……

第二天,晴空万里,上长白山北坡。

采风车像一只花栗鼠在林海中穿行。秋姑娘已为两边树木皴染出丰富的基础色层,我手机的照片、视频配以碧蓝碧蓝的天空,已是美不胜收,可秋姑娘认为这并不是长白山的最佳状态,她手持调色盘,正研究着下一步色彩的深浅配比。此时,距国庆节长假还有5天,国庆节一到,她将轻点画笔,为人们心目中的长白山,循序填染出最佳色彩,将长白山点染成名副其实的五花山。

这么晴朗的天,我对上天池充满侥幸的期待。

到达老山门,下车徒步,沿木栈而上。海拔升至1830米。陡然增加的凉意,更像是一

种必要的仪式,用以迎接即将照面的、更为宏大的事物。

山顶灰白有浮石,光秃秃的已无任何植物,度娘说长白山“因其主峰多白色浮石与积雪”而名,有道理。山脚是一环金黄的桦树林,树林之下是涌动的人流,都朝着正前方U形山口处前进。那里就是长白山瀑布的出口,松花江源头。

《长白山江岗志略》记载:水自天池泻出,天豁、龙门二峰之间,波浪汨汨,形同白练。严冬不冻,下流五里,飞泉挂壁,宛成瀑布,声闻十里外……实为松花江之正源。

头顶云层厚重,且飘动迅速,太阳偶尔刺破云层照到我们身上,一瞬间又被乌云遮住,特别是山口上方,想必那就是天池上空的云。这几天心系天池,手机给推荐的都是游客拍到的天池视频,见到的欣喜若狂,没看见的则心灰意冷,那些没看见天池的,上空都笼罩着这样厚重的乌云。

偶尔转身,身后远处也出现一个比前面更大的U形天空,是一如既往的蓝天白云。

一地两重天!这算不算长白山北坡又一未解之谜?

“今天能上天池吗?”我赶紧问,回答是不能。

我彻底断了念想。虽然,要看天池全貌,只需点一下手机屏幕,但毕竟与亲自到达是两回事。有人说,天池是给有缘人准备的,也许我的缘分未到吧。

继续向上,木栈旁边有山泉翻着白浪淙淙下行,这就是松花江源头水流,顿感有一股暖意流淌心间。

一抬头,见许多游人聚集绿色小木屋前,原来是在购买温泉鸡蛋。我凑上前去,只见地上砌垒出三口大锅状的温泉池,泉眼咕嘟着,两锅鸡蛋,一锅玉米棒子。三位阿姨坐在温泉锅后面,拿着大大的漏勺,忙不迭地为游客舀装。采风团美女递给我一枚,捧着这枚温热的蛋,感觉像捧着一座休眠火山微缩模型,尝尝,80摄氏度水温煮熟的鸡蛋,果然如阿姨所说:“里松外嫩。”这是一种介于原始与文明之间的滑嫩。它似乎在向我诉说大地内在的、不曾熄灭的能量。这能量,曾在数百年前,以摧枯拉朽之势,重塑此地山河。今天却平静地烹煮人间至简滋味。

聚龙温泉群,热气氤氲,恍若长白山的呼吸。

长白山冰天雪地,天池出水口常年不结冰,与这地热有关吗?

“不好说,出水口那里没有地热。”据说这也是长白山的未解之谜。

继续向上,温泉逐渐消失。终于到达天豁峰与龙门峰中间的U形山口,长白瀑布豁然悬于天地之间。这白练是从天池紧闭的唇齿间强行挤出的呐喊——这就是松花江源头,是孕育东北大地的第一声啼哭。68米的落差,以一种沉重而决绝的姿态,砸将下来,激起满谷水雾。

我是长江女儿,每每看到黄河也很激动,但我尚未到达长江、黄河源头,却率先到达松花江源头。哦,松花江,白山松水。我陡然升起一种幸福感。

站在白山松水的起点,听着这亘古雷鸣,我忽然明白,鸭绿江“大道泛兮”的包容,与眼前这“功成弗居”的创始,原是同一“道体”的不同面相。一个滋养万物而无言,一个开创江河而不居。

我不知道图们江、鸭绿江出水口是怎样的情形,大抵如此吧。

天池只有出水口,而无进水口,且水位恒定。据说这是天池的第二大未解之谜。

第三大未解之谜是天池水怪。天池水之所以干净澄澈均因其间没有任何生命体,但近些年常常有人拍到不明生物。其实,早在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《长白山江岗志略》中说,“自天池中有一怪物浮出水面,金黄色,头大如盆,方顶有角,长项多须,猎人以为是龙”。

有人说这种水怪也许在三维世界与四维世界穿梭来往,更为天池笼上一层神秘色彩。

转身遇见小天池(银环湖),从一场交响乐转入一阙独奏。它静得让人心生敬畏,航空视角下,宛如一块碧玉镶嵌在五彩林中,像长白山女神梳妆的镜子。令人惊异的是,如此幽静的所在,竟与不远处奔流不息的大瀑布共享同一脉水源。全然不同的生命形态,像极了人生隐喻:既有瀑布般的开拓与宣示,也需有湖泊般的沉淀与内省。

进入“谷底森林”,更像一场对大地伤口的温柔凭吊。阳光透过五彩林,斑驳着我们的身影。沿着火山喷发后塌陷形成的谷壁下行,一步步走入时间的深处。当站在谷底,仰首回望那片在陷坑中倔强重生、已然高过地面的原始森林时,一种强烈的震撼攫住了我。火山用毁灭书写历史,而生命,则以沉默而坚韧的方式,在毁灭的废墟上重新书写希望。

在这五花林中,花栗鼠无意的播种,东北虎有意的人性;煤山雀优美的歌喉,站干树的成因,倒木的再生温床;跑山人的进山仪式,模仿呼啸的老村民;人参、松果、猴头菇、灵芝、绛珠草、红景天、嗷嗷叫;金世宗封山祭江的虔诚,康熙柳条边封禁的龙心,满汉学者关于“不咸”(《山海经》载:“大荒之中,有山名不咸,有肃慎氏之国”)二字的争论——那些壮美的、神秘的、历史的、自然的万千斑斓,被我囫圇吞枣,形成一个个谜团萦绕心间,像天池上空的乌云,太阳都难以驱赶。

“棒槌!”一位游客的大声叫喊,被我清晰听见。曹老师见我疑惑,说,这人在讲跑山人的故事。原来,因人参长相酷似棒槌,人们就给它取了这个小名,人参本属精灵,容易失踪,叫小名会让它感到亲切。采参人进山,如果发现人参,第一反应是叫其小名:“棒槌!”目的有两个,第一是让人参不要乱跑,第二是呼唤周围的同伴,这叫见者有份,不能独占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,如果发现有很多人参,不能一次挖完,要留一些给后来的跑山人。这是跑山人的规矩,世代相传,至今依然如此。

一声“棒槌”,如同一道闪电,瞬间驱散了我心中所有的迷雾。挖参人的“留一些”和“见者有份”,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核心思想:永续利用的生态观和天下为公的分配观,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信义,取之有度,用之有节,不竭泽而渔,正是对儒家生态伦理的最深刻阐释。

这种传统民俗,正是中华文明最动人的地方——高深的智慧,往往以最朴素的民间规则存在。

无论是帝王的敕封,还是巫祝的仪式,其内核竟都是同一种东西——对至高无上的“道”的体认与追随。

帝王将长白山神格化,以求国祚;萨满将长白山人格化,以通神灵;而长白山人,则将它活成了日常,他们不言“道”,却用一生在践行着“道”。一代一代传承规矩,一如长白山中的倒木成为新生林的温床一样,让自己成为山体循环的一部分;又如同石缝中的岳桦,将文明的根须,深深地、默默地,扎进了这片土地最坚硬的现实与最深邃的精神之中。

我终于明白,长白山的内涵,并非一定要登顶天池才能窥见。它藏在一枚温泉蛋的地热里,藏在瀑布轰鸣的创始之力中,藏在地下森林的重生奇迹中……

最终,藏在放山人那如岳桦根须般坚韧的生命姿态里。

原来,中华文明最深邃的思想,从未远离这片土地。像一代一代的采参人一样,以一种最朴素、最友好、最先进、最坚韧的方式,在白山松水间,深深地、默默地扎下了根,生生不息。

本文顾问: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所
于春英

